

高漸离

郭沫若

高 渐 离

郭沫若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高 渐 离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字 数 75,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4\frac{1}{8}$ 插 页 3

197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50,000

书 号 10019·2832 定 价 0.37 元

出版说明

《高渐离》是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二年的作品，原名《筑》，初版于一九四六年，本社于一九五七年根据一九五四年新文艺出版社版，经作者作了较大的修订，收入《沫若文集》，并改名为《高渐离》。本书是以《沫若文集》第四卷中《高渐离》旧型重印的，作者生前曾亲自校订过。



一九四三年在重庆

五幕史劇

筑
——高漸離——

高漸離著

作者手迹

目 录

高渐离

第一幕	2
第二幕	25
第三幕	51
第四幕	73
第五幕	96

附录

关于筑	112
剧本写作的经过	116
人物研究	120
校后记之一	125
校后记之二	125

人 物 表

秦始皇——年四十一。

胡 亥——秦始皇之第十八子，年十一。

赵 高——秦始皇之中車府令，与秦始皇同年。

李 斯——廷尉，年近五十。

蒙 毅——上卿，年五十余。

夏無且——侍医，年近四十。

徐 福——齐之方士，年六十。

高漸离——荆軻之友，年四十許。

宋 意——高漸离之友，与高漸离上下年紀。

怀清夫人——巴蜀寡妇，年三十許。

怀貞夫人——怀清之孿生妹，高漸离之女主人。

(此二人应由一人扮演。)

阿 季——怀貞之子，年十一。

黃 嫗——怀貞之老佣妇，年六十余。

其他：酒客二人，衛士長一人，衛士、宦者、童男女等各若干人。

时 間

秦始皇二十八年(第一次东巡郡县)。

地 点

第一幕在宋子，余在琅邪。

第一幕

宋子城北門外，城下为白渠水，一名宋子河。城垣一帶斜走，左前隅城門一道，側向右，門上橫額篆“宋子北門”四字。門前不远有拱桥一道，上有欄杆。桥头靠后側有大槐树一株，时有落叶飄飞。树下酒家一座，左后兩面临河，座場軒豁。右手前方有矮櫃圍成一賬場，櫃上有杯箸等物之陈列，当爐者即坐于此。后方通內室及厨房，不可見。在击筑声中开幕。声自舞台右翼漏出。酒家前一老妇人扫地，此即老女佣黃媼，年已六十余，儼然以家長自居，視酒家主妇怀貞夫人如其女，視怀貞之子阿季如其孙，極愛勞叨干涉。十分殷勤，不辭劳苦。

黃媼（自語）这老槐树，秋天来了，真是糟，剛才扫了的地，一下又落滿了。

阿季（在城內，唱《易水歌》，与筑音合拍；只聞其声）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复还。

阿季年十一岁，自城門跳躍而出。

高漸离（此时变名为“燕大”，为酒家佣保）随后，年四十許，左肘挂一大菜籃滿盛蔬菜，右手提酒一盞。

黃媼（聞阿季歌声，抬头注視城門；見阿季跳躍而出，即干涉

之)季哥兒,你当心点走啦,不要摔倒了。燕大!你这人太不留心!你为什么不把季哥兒牽着?你不怕把他摔倒嗎?

阿 季 (已跑至桥上)誰要人牽我?我又不是猴子!

黃 嫗 (投去手中扫帚,踉蹌前进,迎接阿季)你不要真的摔倒了,你慢些呐。

阿 季 (投入黃嫗怀中,吊其頸,几使后者摔倒)黃媽,媽呢?

黃 嫗 噯呀,你真像个猴子!你媽在厨房里,燒好餚餚在等你啦。

阿 季 (放下黃嫗,向酒店奔去)我真高兴!我肚子正餓得沒法。(上座場,向右手跑下。)

黃 嫗 燕大,你这人真是有点胡塗,也不想季哥兒連早,点都沒有用,一大清早就把他帶进城去,鬧了这一半天才回来。你們在城里沒有买点东西吃嗎?

高漸离 沒有的,因为在外边吃东西不放心。

黃 嫗 你是吃了早点去的,倒沒有什么,你不是把季哥兒餓坏了嗎?

高漸离 我看季哥兒玩得很高兴,也就沒有注意到,真是对不住。

黃 嫗 哼,我看你是故意搗蛋!你为什么連走路都老是那样慢吞吞的?像你那样斯斯文文的,帮什么人哟!

高漸离 (此时已步上桥头,將下)黃媽,請你原諒我,我因为还没有做慣。等我做慣了,便会更快得一点。

黃 嫗 哼,你还没有做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高渐离 我以前嗎？(略停)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帮人。

黄 媪 你帮了一辈子的人，蠢長了四十来往岁，都还没有做慣？你到我們这兒来，也快两个月了，不是家大人怀貞留你，老实說我是决不肯同你一道做事的。我看你这人，根本就不像一个帮人的人。你回家享福去好了。帮什么人呢？要帮人，就得卖力一点！你把菜籃給我吧。(將菜籃夺过手去。)

高渐离 多謝你，黄媽，我以后更要脚快手快地做。(略停，留意击筑的声音，忽尔停止，自語般地)那奏乐的不是昨天来过的那位瞎子老人嗎？

黄 媪 就是他啦，剛才又在这兒盤旋了好一会。他敲打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啦？琴不像琴，瑟不像瑟的。

高渐离 那东西嗎？那叫做筑。因为是竹子做的，又因为用竹尺在打，所以叫做筑。那是南方来的东西啦。

黄 媪 唉，看来你很內行啦。

高渐离 从前也学过一下，近来老早丢了。

黄 媪 大約也很难学吧？你假如学好了，就給那老头兒一样，打着走江湖，卖卖唱，比你来帮人怕要安逸的多呢？

高渐离 我也在这样想，可惜我没有学好。

黄 媪 像你这样不起勁的人，我看你就学什么也学不好。那瞎子老头兒别的我不喜欢，只喜欢他打得滿有勁。

高渐离 其实他打得并不高明。

黃 煜 你打得更要高明，是不是？哼，不要在背地里說大話！在背地里說大話的人是最沒出息的人，我就最討厭！（將掃帚拾取，提著提籃往右翼走去。）

懷貞夫人年三十許，因孀居，裝束異常朴素，頭上尙蒙一白巾，與阿季由內廚中走出，在賬場中，坐定。阿季手握饅頭數枚，走至座場邊緣。

阿 季 （向高漸離）燕大，你上來，我拿饅頭給你吃，滿甜啦。

高漸離 （步上座場，將白置于櫃上）多謝你啦，季哥兒，我是吃過早點的，我不餓。

阿 季 （執拗地）媽媽做的饅頭好吃啦，你吃一個。

懷貞夫人 燕大，你接他一個吧。

高漸離 （如囑）多謝你啦，季哥兒。

阿 季 （甚得意）你不要多謝啦，我回頭還要請你把荊軻的故事再講一遍。那故事是滿好聽的。我將來長大的時候，就要學荊軻。

懷貞夫人 阿季，这样的话不能随口乱講！在外边千万不要講这样的话，你听见沒有？

高漸離 真的，季哥兒，这样的话是不好乱說的。你要曉得，荊軻的七族都被人杀干净了。他的朋友也沒有一个人敢出来見世面的啦。

阿 季 他的朋友怎么那样不济事呢？怎么沒有一个人出来替他报仇呢？

懷貞夫人 （語气严厉）阿季，你还要乱說嗎？

阿 季 媽媽，我不說了。我总希望赶快長大起来，替我爸爸报仇呢。

怀貞夫人 你乖覺的長大起来好了，要替爸爸报仇不要挂在口上，要存在你心里。“猛犬不吠，吠犬不猛”，你知道嗎？

阿 季 （忸怩，只是啃饅饅，但同时又表示着頗能領悟而有决心）
好吧，我就不汪汪汪地叫。

怀貞夫人 （微笑）那就很好啦，（回向高漸离）燕大，城内今天有什么新聞？

高漸离 没有什么，只是听说秦始皇帝的一批人已經离开了这兒。是昨天中午走的，他們要到齐郡和琅邪郡去，登泰山啦。

怀貞夫人 秦始皇帝不是說病了嗎？

高漸离 是的，就是因为病了，所以才赶着要到齐郡去。
听说齐郡有一位方士名叫徐福，能够找寻一种仙草，吃了百病消除，長生不老。他就是要去叫徐福找寻仙草的。

黃媼提籃盛洗衣，由右翼出場。

阿 季 黃媽，你要下河去洗衣嗎？

黃 媼 是啦，季哥兒，你去不去？

阿 季 （回顧其母）媽，我好去不？

怀貞夫人 你去好了，不过要当心些。

阿 季 我高兴得很。（欣然下廊，向黃媼跑去。）

黃 媼 （將行至桥头处，复折返，向怀貞夫人）怀貞，我要告

訴你。(指高漸离)这位文縐縐的小二哥，他剛才說他会打什么筑——就是那位瞎子老头兒打的那个琴不像琴，瑟不像瑟的东西啦。他說那东西就叫做筑。他說別人是乱打，要他才打得好。回头那瞎子老头兒还会来，你可以当面把燕大試一試啦。我不相信他这样不起勁的人还会有什么大本領。

怀貞夫人 知道了，你們剛才講的話我都聽見了。請你当心阿季啦。

黃 嫗 我知道。好，季哥兒，我們下河去。(携着阿季，由桥側下河。)

怀貞夫人 (一面收拾櫃上什物)一个人要想長生不老，不知道有什么用。像我，假使沒有阿季的話，我这十年来的生活都是多余了的。十年前，就是我們赵国灭亡的那一年，阿季的爸爸陣亡了。那时候阿季剛好滿月。就从那月以来，我們就隱姓埋名地过着这种亡国奴的耻辱生活。

高漸离 (在收拾座場)做皇帝的人要圖命長，是有他的道理的。不过在天下的人都想短命的时候，一个人独于想要長命，那恐怕就有点难了。

怀貞夫人 (沉默有間)燕大，我有一句話，很早就想問你。

高漸离 (有些迟疑)夫人有什么話要吩咐？

怀貞夫人 你，幷不像一位尋常的人。

高漸离 (頗有惶惑意，但以笑来掩飾)我是尋常得很呢，夫

人。剛才黃嫗還責備过我，說我蠢長了四十，幫人都還沒有幫會。

懷貞夫人 就是這一點了。我看你不是幫人的人。

高漸離 不，我一向就是幫人的。只因性情遲鈍，不灵敏，還要請原諒。

懷貞夫人 我看你不必瞞我。我已經注意了兩個月，你總有點異乎尋常。你不說出你的真實，我也不想勉強你，目前的這樣一個世界只是一個大陷阱，你要深藏不露，是應該的。但我希望你了解，我和你的志趣是一樣的。

高漸離（行拱手鞠躬禮）夫人，你把我看得太高貴了。我非常慚愧。自己實在太平凡了，什麼事情都做不好，我倒有心向你請長假呢。

酒客二人由右翼入場，已有七八分醉意。稍後，夏無且由城門走出，年近四十，行至橋上，佇立眺望。

酒客一 得飲酒時且飲酒，管他媽的，這如今我們除喝酒而外還有什麼事情好做呢？

酒客二 什麼事情好做？你嫌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嗎？多得很啦，老兄！說不定你我明天就會被征發到咸陽去築宮殿，後天到北地上郡去築長城，你還怕沒有事情給你做！

酒客一 你这傻瓜！我要做人的事，不要做奴隸的事！

二人已步上橋頭。

酒客二 哼，要你才是傻瓜！現在還有什麼人不是奴隸呢？不是奴隸的就只是惡鬼！（挽着夏無且）老兄，你說

是不是啦？

夏無且無言。

酒客一 我也不想做奴隶，我也不想做惡鬼，我要做人啦，我要做人。

酒客二 好啦好啦，还是喝酒的好吧。管他媽的，得飲酒时且飲酒。（向夏無且）老兄，你也喝点酒吧，到我們怀貞酒店去喝点酒。

夏無且 好的，奉陪。

三人相扶入酒店。取正中靠后窗处席地而坐。酒客一、二讓夏無且坐中席。

在三人相携入店之时，一盲叟，白鬚白眉，看来年逾七十，扶竹杖由右翼上。左胁下抱筑一，其器以半竹为之，上有銅絲为絃，其数五，長不及三尺。在店前略作徙倚，再走上桥头，坐于桥欄上，瞻望酒店。此乃荆軻之友宋意，与高漸离本相識，但因乔装，为高漸离所不能辨認。酒店內高漸离与怀貞夫人均殷勤照拂顧客。

酒客一 （向高漸离）我們要点很好的酒，下酒的菜倒可滿不在乎。（回顧夏無且）尊台，你覺得怎样？

夏無且 是啦，認真講究喝酒的人，是不講究吃菜的。菜是什么都好，鹽豌豆、豆腐干，再好也沒有。

酒客二 （偏过去拍夏無且肩头）哎，真是行家！我們要喝得一个痛快了。拿上好的酒，上好的酒。

高漸离 是，是。

怀貞夫人与高漸离，运酒菜三份，陈置三人前。

酒客一 (向夏無且) 尊台，我們好像是第一次見面？

夏無且 是，我們是第一次見面，這兒我是初到。

酒客二 貴處是？

夏無且 我本來是定陶的人，後來到秦國去住了很久。

酒客一 尊姓大名？

夏無且 慚愧得很，說出來恐怕你們會見怪。

酒客二 唉，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一定要請教。

夏無且 倒還是不說的好吧。萍水相逢，只要大家高興就行，何必一定要問姓道名呢？

酒客一 有什麼不方便嗎？

酒客二 不方便，倒不好勉強了。

夏無且 倒也沒有什麼不方便。我本來是打算從今以後就隱姓埋名的，不過我看你們兩位都是可靠的人，倒也不妨說出最後一次吧。

酒客二人 不要懷疑，請說出尊姓大名。

夏無且 說也慚愧。我本來是一位醫生，名叫夏無且。

眾人均略示詫異。

酒客一 夏無且？秦始皇帝有一位御醫，不就是你嗎？

夏無且 慚愧得很，就是在下了。

酒客二人 唉吓！（蹙目吐舌，醉意醒去了一大半。）

高漸離、懷貞夫人以及橋上之盲叟均同時表示詫異。

夏無且 請不要吃驚。我以前是秦始皇帝的御醫，我現在不是了。昨天我已經辭了職。所以他到齊郡去，我也沒有跟着他去。我自己實在是後悔。為什麼做了一